



“西方制裁”影响几何？

The Effects of Western Sanctions on Russia

张玉鑫 陈捷

近年，美西方曾因克里米亚事件及谢尔盖·斯克里帕尔（Sergei Skripal）事件对俄实施制裁。

与此不同的是，本轮制裁不是对已发生事件的惩罚或对未来可能入侵的威慑，而是对现实冲突的直接干预，其目的在于引发并加剧俄在国内经济发展、政府合法性、军队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危机，从而结束军事行动乃至实现俄政权更迭。美西方大规模、几乎不让俄喘息的严厉制裁必将引发俄激烈对抗，并对各利益攸关方产生深远影响。

对俄罗斯的影响

国库消耗巨大，短期内尚能维持军事支出

美、英及一些欧盟国家对俄实施主权债务制裁，极大地削弱了俄在国际上筹集资金的能力。此外，各国对乌援助持续

推进，俄军在乌很可能遭遇超出预期的抵抗，成本或远超预算。美、英等国据此评估认为，俄政府的经济、金融实力将因此遭受重创。摩根大通预计俄2022年第二季度经济萎缩约35%，与其在1998年金融危机中的萎缩水平相当。

2014年以来，俄政府持续进行财政巩固，推行财政紧缩方案，减少政府借贷，转向国内债券市场，成效显著。俄在疫情防控期间迅速上升的政府借贷需求几乎不需境外帮助即可得到满足。至2021年，俄已实现预算结余。因此，从短期看，俄依靠自身财政金融体系能够弥补因主权债务限制及军事消耗造成的资金缺口，不至于引发必须立即结束军事行动的预算危机。

高科技产品供应受限，军工制造陷入困境

俄半导体产业实力薄弱，美限制俄包括芯片在内的高科技产品进口，对俄获

作者单位：张玉鑫，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陈捷，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取先进武器系统构成极大威胁。已有消息称俄军Kalibr导弹库存量严重不足。该导弹导航系统中60%的关键电子元器件需进口。

目前，国际上许多知名高科技企业纷纷表示配合制裁，敢于暗地里冒险突破“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DPR）限制的企业并不多。俄即便能够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某些元器件供应，但品类和质量也未必能够满足其制造高端产品的需求。长期看，高科技产品禁运势必制约俄军事实力和科技研发能力。

金融安全承压，有备却难无患

在包括主权债务制裁、将俄部分银行移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系统、暂停Visa和Mastercard在俄业务在内的金融制裁“组合拳”的重击之下，卢布迅速贬值，通货膨胀严重，流动性危机加剧。

克里米亚事件后，俄大量储备国际货币，并逐步将这些储备从美欧转移到中、日等国，“去美元化”进程加速。2013年，俄在北约国家的国际货币储备占比约为93%，至2021年已降至46%。目前，俄存放在非北约国家的奥地利和日本的国际货币占比约为17%，二者配合北约国家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的意愿明显，俄利用外汇储备稳定卢布的努力恐难奏效，发生深层次货币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俄未雨绸缪，建成自己的金融支付

系统——俄罗斯央行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以应对被移出SWIFT。目前，SPFS处理约20%的国内交易，如果必要，甚至可以处理全部国内交易。但其处理的跨境交易数量规模仍然很小。此外，俄国内约40%的银行卡用户使用旨在替代Visa和Mastercard的Mir，但Mir只能在俄游客经常光顾的少数国家使用。因此，SPFS和Mir在便利国际交易方面的作用都比较有限。

美欧仍存顾忌，能源领域难“脱钩”

2021年，俄罗斯石油出口收入约1000亿美元，在该国总出口收入中占比约21%；天然气出口收入约555亿美元，在该国总出口收入中占比约10%。欧洲是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主要市场，出口到美国的相对很少。缺少欧洲的能源制裁，达不到立即诱发俄国际收支危机的目的，掐不住俄经济的“大动脉”。

据悉，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等国有能源公司早已开始进行反常低水平供应，许多欧洲国家的能源储备都处在较低水平，难以支撑到2022年冬天。能源价格持续冲高，若出现进一步的供应中断，有关欧洲国家将付出灾难性代价。

寻找替代供应方也面临一些困难：一是需要引入长期艰苦的外交努力；二是可能的新供应方多不具备地理位置优势，欧现有基础设施无法满足长距离能源输送和



分发需求；三是暂停淘汰核电站、加快发展热泵和太阳能电厂等措施远水解不了近渴；四是各国亦无法接受断崖式降低国内能源消耗或重新大规模使用煤炭。

此外，虽然美俄间能源贸易水平较低，但拜登政府已在考虑让委内瑞拉重返美国能源市场。

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商品价格维持高位。美、加等国宣布对俄能源禁运，与俄、乌关联的陆、海、空贸易通道不同程度受阻，俄方会做出何种激烈回应仍存在不确定性，各国企业担心与俄实体进行金融交易恐遭美下轮制裁波及，市场恐慌情绪不断加剧。只要冲突继续，供应链就可能中断，与俄、乌市场密切相关的油、气、基础金属、农产品等商品贸易急剧减少，价格大幅上涨。

全球通胀持续加剧。商品价格高企，美国“滞胀”或将加剧，高通胀持续时间过久，可能导致美联储提前实施包括加息、缩表等在内的货币紧缩操作，2022—2023年全球通胀压力陡增，通胀率估计将达6%。

经济增长遭到重击。2022年俄、乌经济将严重衰退。立陶宛、拉脱维亚等深度依赖对俄贸易的欧洲国家经济尤其受到拖累。有关研究机构已将2022年欧元区经济增速从4%下调至3.7%，欧洲经济增速从3.9%下调至2%，全球经济增速从3.9%下

调至3.4%。

对中国的投资影响

对俄、乌直接投资面临较大风险。我国对俄、乌直接投资体量不大，但有大量直接投资流向中国香港和英属维京群岛，而这两地2016—2020年对俄直接投资规模达88.3亿美元，其中或包含来自中国大陆的资金，我国对外投资机构和企业可能蒙受损失。

对在俄、乌的证券投资风险可控。我国对俄、乌证券投资较少，英属维京群岛近年对俄证券投资中可能包含来自中国大陆的资金，值得关注。总体而言，我国对俄、乌证券投资规模不大，风险可控。[N](#)

学术编辑：韦燕春

